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学者文库

燕地 古城考

曲英杰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老年学者文库

燕地 古城考

曲冕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燕地古城考 / 曲英杰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ISBN 978 - 7 - 5201 - 3543 - 6

I . ①燕… II . ①曲… III. ①古城遗址(考古) - 研究
- 中国 IV. ①K878.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20803 号

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
燕地古城考

著 者 / 曲英杰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 目 统 筹 / 宋月华 胡百涛

责 任 编 辑 / 胡百涛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 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40.25 字 数：617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3543 - 6

定 价 / 28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序 言

燕地大体指今北京、天津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地区。《汉书·地理志下》：“燕地，尾、箕分野也。武王定殷，封召公于燕，其后三十六世与六国俱称王。东有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西有上谷、代郡、雁门，南得涿郡之易、容城、范阳、北新城、故安、涿县、良乡、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也。乐浪、玄菟亦宜属焉。燕称王十世，秦欲灭六国，燕王太子丹遣勇士荆轲西刺秦王，不成而诛，秦遂举兵灭燕。”又：赵地“又得涿郡之高阳、鄚、州乡”，“渤海郡之东平舒、中邑、文安、束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徙。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雁门亦同俗，于天文别属燕。”齐地有“渤海之高乐、高城、重合、阳信”。其区划依天文分野。另据《史记·匈奴列传》：“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则雁门郡及代郡原当属赵国。而乐浪郡及玄菟郡置于汉武帝征服朝鲜之际，其地原亦不属燕国。战国时期，燕国当占有西汉时期广阳国（燕国）、上谷郡、渔阳郡、右北平郡、辽西郡、辽东郡全部及涿郡之易县、容城、范阳以北诸县，渤海郡安次县以北之地，史称“全燕”。

燕地很早即得以开发。于商周之际，居存有薊（黄帝后裔）、燕（北燕）、毫、肃慎及独鹿（涿鹿）、孤竹、令支、屠何（徒河）、且略（且慮）、东胡、山戎等族系。周武王克商，封召公于匱，建匱（秦汉以后改作燕）国，与之并立。而后八九百年间，诸国互有迁徙、消长，匱国亦先后迁都临易、蓟城，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版图空前扩大。在匱国境内，有众

多由古国演变而来的属邑，亦有许多匱君设置的郡县（都）城，星罗棋布，相间交错，成为巩固匱国疆域的有力支撑和加强诸族系交会融合的重要平台。秦汉时期，原匱国被分割为数个郡、国，而境内大部分郡县城被沿用下来，并陆续增置一些新的郡县城邑，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为中华共同体的稳固及宋元明清时期政治中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影响深远。研究此一时期燕地的古国、古城，有助于深度解读燕文化及中华文明。

因历时久远，史志记载缺失，有关燕地的古国、古城的数目及分布范围等已不能理清。相比之下，《汉书·地理志》的记述较为系统完整，其中有许多拟音字地名尚保留有古老信息，可以从整体上把握其基本格局，故本书在选择上即以《汉书·地理志》为准，包括广阳国4县、涿郡29县（其中侯国13县）、渤海郡26县（其中侯国8县）、上谷郡15县、渔阳郡12县、右北平郡16县、辽西郡14县、辽东郡18县，合计134县（其中侯国21县），约占西汉末期全部郡国（103个）及县侯国（1555个）的十二分之一。为求完整，涿郡及渤海郡均包括其全境县城，而不限于原属燕地者。依《汉书·地理志》所述，此八郡、国均属十三部州中之幽州。另代郡下亦标注“属幽州”。而据《后汉书·郡国志五》代郡下刘昭注引《古今注》曰：“建武二十七年七月属幽州。”则其划属幽州当在东汉初年。东汉时期，因疆域内缩，侯国省废，县邑合并，县城数目减至77个，隶属关系亦有所调整。魏晋以后古城进一步减少，同时又有新的州、郡、县城不断置建，体现了兴废交替之道。时至今日，其沿用原址连续传承者唯有蓟城、涿城及安平城等，而一度中断后又沿用原址重建者如居庸城、襄平城、候城等亦不多见。那些被废弃的古城面目全非，其相关遗迹大多从地面上消失，成为需重加索解的历史难题。

对燕地古国、古城的辨识可上溯至汉魏时期。如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所述辽西郡令支县下自注“有孤竹城”，应劭在《地理风俗记》中记有“修县西北二十里有修市城，故县也”。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于诸水下记有燕地古城九十余座，详实可信，可使后世探求者目标明确；然并有以河连城“疑是临渝县之故城”之惑，可见辨识之难。隋唐以后，《太

《平寰宇记》等史志亦重视对古国、故城的记述，而多陈陈相因，且不乏后世附会误传之说，难以指实。又有许多学者撰文予以考辨，如元代王恽作《涿州移置考》、清代刘锡信作《通州潞县故城考》等。近世考古学兴起，经多年实地考察与发掘，发现大量燕地古城址及其相关遗迹遗物，许多城址的属性得以确认，并有上谷郡治沮阳城、右北平郡治平刚城及广阳国属广阳县城、涿郡属良乡县城、渤海郡属东平舒县城、辽东郡属西安平县城等的全貌得以揭示。此外，还在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新店子东汉墓室内壁画中发现一幅《宁城图》，以写实笔法绘出汉代上谷郡属宁县城的四面城墙、城门及城内官府、兵营、仓库、坊市等，生动地展现了此一时期的城市风貌。本人长期以来一直关注此项工作的进展，深受鼓舞。经反复考虑，拟作《燕地古城考》一书，力求在系统梳理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资料，就燕地古城及其相关问题做一番全面深入的探讨，对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补充，并对仍存争议的问题重加推考，对古今皆无考者亦谈出自己的看法，尽量合于历史实际。依据所见资料，少部分古城可大体推测复原其初始风貌，而大多数古城则只能以考订其所在地理方位等为限。因古城址多依临山川，而古今水道流势多有变迁，为使古城址属性判定准确，其相关水道亦须加考辨，由此而又涉及其他古城。如此，本书所考述古城达二百余座。其内容以汉代为主，上溯至秦以前，下限一般截止于南北朝。部分城址附有考古勘探实测图及其他地图，以供参考。遵于惯例，书中引用较多的书名、篇名一律用简称，如《汉书·地理志》简为《汉志》、《太平寰宇记》简为《寰宇记》、《嘉庆重修一统志》简为《清统志》等。

在过去相当长的年代，城市的最重要的标识物就是城墙。现已无法确知其最初出现的时间，但其最后结束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确定无疑的。差不多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不再有新的城墙修筑（不包括为保护而修缮旧的城墙）。城市不再需要城墙，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与那些在不知不觉中消失的事物不同，城墙停止建造是人类自主的抉择，因而其时间是明确的。值此交替之际，面对着不会再增多的城墙，每个人都会自然想到应该为保护这份遗产尽一点责任。而寻根溯源，以加深对古城的历史记忆，实不可或缺。本书即为此而作，以作为对此一历史时刻的纪念。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1
广阳国诸县城	
广阳国都及蓟县城	1
(一) 蓟城规制及其演变	1
(二) 宫市布局	10
方城县城	15
广阳县城	22
阴乡县城	29
涿郡诸县城	
涿郡及涿县城	37
(一) 涿城与涿水	37
(二) 北城与南城	47
遒县城	57
(一) 遒城	57
(二) 古燕地	61
谷邱县城	69
故安县城	70

南深泽县城	73
(一) 南深泽城	73
(二) 深泽城	81
范阳县城	84
蠡吾县城	90
容城县城	97
易县城	101
广望县城	106
鄚县城	110
高阳县城	113
州乡县城	117
安平县城	118
樊舆县城	121
(一) 樊舆城	121
(二) 滹水与易水	130
成县城	138
良乡县城	142
利乡县城	145
临乡县城	146
益昌县城	148
阳乡县城	153
西乡县城	157
饶阳县城	162
中水县城	167
垣县城（附武垣县城）	170
(一) 垣县城	170
(二) 武垣县城	172
阿陵县城	178
阿武县城	180

高郭县城	181
新昌县城	182
渤海郡诸县城	184
渤海郡及浮阳县城	184
阳信县城	187
东光县城	191
阜城县城	194
千童县城	196
重合县城	199
南皮县城	201
定县城	205
章武县城	206
中邑县城	217
高成县城	218
高乐县城	222
参户县城	224
成平县城	229
柳县城	236
临乐县城	237
东平舒县城	238
重平县城	245
安次县城	246
脩市县城	253
文安县城	256
景成县城	260
束州县城	266
建成县城	269
章乡县城	271

蒲领县城	272
上谷郡诸县城	274
上谷郡及沮阳县城	274
泉上县城	280
潘县城	281
军都县城	283
(一) 温余水	284
(二) 军都城	287
居庸县城	294
(一) 清夷水	294
(二) 居庸城	301
碓耆县城	309
夷舆县城	315
宁县城	318
昌平县城	323
(一) 昌平城及其迁移	323
(二) 易荆水	332
广宁县城	337
涿鹿县城	342
且居县城	348
茹县城	350
女祁县城	352
下落县城	356
渔阳郡诸县城	358
渔阳郡及渔阳县城	358
狐奴县城	364
路县城	373

(一) 路城	373
(二) 通州城	379
雍奴县城	383
泉州县城	391
平谷县城	397
(一) 平谷城及紂城	397
(二) 临泃城	404
安乐县城	408
庠奚县城	415
犷平县城	420
要阳县城	427
白檀县城	430
(一) 汉代白檀城	430
(二) 北魏安州城	435
滑盐县城	438
 右北平郡诸县城	442
右北平郡及平刚县城	442
(一) 卢龙塞及凡城	442
(二) 平刚城	447
无终县城	452
(一) 无终城	452
(二) 右北平郡城	464
石成县城	472
廷陵县城	474
俊靡县城	475
賚县城	478
徐无县城	480
字县城	487

土垠县城	488
白狼县城	493
夕阳县城	497
昌城县城	498
骊成县城	499
广成县城	505
聚阳县城	507
平明县城	508
 辽西郡诸县城	511
辽西郡及且慮县城	511
海阳县城	517
新安平县城	521
柳城县城	524
令支县城	530
(一) 令支城	530
(二) 孤竹城	534
肥如县城	538
宾徒县城	544
交黎县城	545
阳乐县城	552
狐苏县城	555
徒河县城	556
文成县城	560
临渝县城	562
(一) 碣石山	563
(二) 临渝城	566
筭县城	569

辽东郡诸县城	574
辽东郡及襄平县城	574
(一) 小辽水及大梁水	576
(二) 襄平城与辽阳城	579
新昌县城	585
无虑县城	587
望平县城	591
房县城	593
候城县城	594
辽队县城	598
辽阳县城	601
险渎县城	602
居就县城	606
高显县城	607
安市县城	609
武次县城	613
平郭县城	615
西安平县城	618
文县城	621
番汗县城	623
沓氏县城	627

广阳国诸县城

广阳国之地于商周之际存有蓟侯等，与燕、毫等土著族系并存。周初又有召公就封于匱。战国时期，匱人北上，以蓟城为国都。秦统一后，置广阳郡。秦末，韩广自立为燕王。汉初又有臧荼、卢绾、刘建、刘泽先后为燕王。汉景帝削藩后，燕国仅占一郡之地，后有汉武帝封刘旦为燕王，至汉昭帝时改为广阳郡，汉宣帝时复为广阳国。汉武帝时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至西汉末，广阳国唯领蓟、方城、广阳、阴乡四县。东汉初年省广阳郡入上谷郡，汉和帝时复置广阳郡，将方城县划入涿郡，而将安次、良乡、军都、昌平县划归广阳郡，另有阴乡县省废。晋时改称燕国，后赵置幽州燕郡，前燕慕容儁一度迁都蓟城，前秦、后燕相继占领此地，后归北魏。

广阳国都及蓟县城

(一) 蓟城规制及其演变

蓟县，西汉时期为广阳国都。《汉志下》：“广阳国，高帝燕国，昭帝元凤元年为广阳郡，宣帝本始元年更为国。莽曰广有。户二万七百四十，口七万六百五十八。县四：蓟，故燕国，召公所封。莽曰伐戎。”另有方城、广阳、阴乡三县属之。所谓“故燕国，召公所封”，当是指此蓟城曾为召公所封燕（匱）国之都。而蓟城原为蓟国之都。今传本《史记·周本纪》：周

武王克商后，“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而《乐书》记孔子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其文并见于《礼记·乐记》。郑玄注：“反，当为及字之误也。及商，谓至纣都也。”孔颖达疏引《周本纪》作：“武王追思先圣，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及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又，《韩诗外传》卷三：“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说文解字》：“鄚，周封黄帝之后于鄚也。从邑，契声，读若蓟。上谷有鄚县。”段玉裁注：“按鄚、蓟，古今字也，蓟行而鄚废矣。汉《地理志》、《郡国志》皆作蓟，则其字假借久矣。”则今传本《周本纪》所记封“黄帝之后于祝”，当属后世抄误或误改，原文当依孔颖达所引作封“黄帝之后于蓟”，同于《乐书》等。蓟侯当在商代以前已居存于此，周武王是就其原有国土重为褒封。而后蓟国灭绝。战国时期，燕国迁都于此。《韩非子·有度》：“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袭涿、方城，残齐，平中山。有燕者重，无燕者轻。”顾广圻《韩非子识误》：“襄当作昭。……或一溢襄也。”则其“燕襄王”当即“燕昭王”，为双字谥，称燕昭襄王，而简写为昭王或襄王。而“以蓟为国”即以蓟城为国都。《史记·燕召公世家》：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年），“秦攻拔我蓟，燕王亡，徙居辽东”。《秦本纪》作：“取燕蓟城。”后四年灭燕，秦于此置广阳郡。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韩广为赵略地至蓟城，自立为燕王。汉高祖元年（前206年），项羽立臧荼为燕王，都蓟。汉高祖五年，更立卢绾为燕王。汉高祖十二年又立其子刘建为燕王。吕后死前又曾封吕通为燕王。汉文帝元年（前179年），徙琅邪王刘泽为燕王，后传刘嘉、刘定国。至汉武帝元朔元年（前128年），国除。元狩六年（前117年），封其子刘旦为燕王。至汉昭帝元凤元年（前80年），国除，改为广阳郡。汉宣帝本始元年（前73年），复以刘旦子刘建为广阳王。至王莽时封后嗣者刘嘉为扶美侯^①。东汉建武十三年（37年），省入上谷郡。永元八年（96年），复置广阳郡，为幽州刺史治，见于《后汉志五》。魏晋时期复为燕国，见于《晋志上》。后赵石勒置幽州燕郡。永和

^① 据《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吕太后本纪》《陈涉世家》《荆燕世家》《三王世家》及《汉书·武五子传》等。

六年（350年），前燕慕容儁迁都于此，升平元年（357年）徙都邺城^①。前秦苻坚、后燕慕容垂相继有其地，后归北魏。

《魏志上》：“幽州，治蓟城。领郡三，县十八。户三万九千五百八十，口一十四万五百三十六。燕郡，故燕，汉高帝为燕国，昭帝改为广阳郡，宣帝更为国，后汉光武并上谷，和帝永元六年复为广阳郡，晋改为国，后改。领县五，户五千七百四十八，口二万二千五百五十九。蓟，二汉属广阳，晋属。有燕昭王陵、燕惠王陵、狼山神、戾陵陂。”另有广阳、良乡、军都、安城诸县。《水经注·灤水》：“（灤水）过广阳蓟县北（经文）。灤水又东迳广阳县故城北。谢承《后汉书》曰：世祖与铫期出蓟，至广阳，欲南行。即此城也。谓之小广阳。灤水又东北迳蓟县故城南。《魏土地记》曰：蓟城南七里有清泉河，而不迳其北，盖经误证矣。昔周武王封尧后于蓟。今城内西北隅有蓟邱，因邱以名邑也，犹鲁之曲阜、齐之营邱矣。武王封召公之故国也。秦始皇二十一年灭燕，以为广阳郡，汉高帝以封卢绾为燕王，更名燕国，王莽改曰广有，县曰伐成。城有万载宫、光明殿，东掖门下，旧慕容儁立铜马像处。昔慕容廆有骏马赭白，有奇相逸力。至儁光寿元年，齿四十九矣，而骏逸不亏，儁奇之，比鲍氏骢，命铸铜以图其像，亲为铭赞，镌颂其旁，像成而马死矣。大城东门内道左有魏征北将军建成乡景侯刘靖碑，晋司隶校尉王密表靖功加于民，宜在祀典，以元康四年九月二十日刊石建碑，扬于后叶矣。灤水又东与洗马沟水合。水上承蓟水，西注大湖^②。湖有二源，水俱出县西北，平地导泉，流结西湖。湖东西二里，南北三里，盖燕之旧池也。绿水澄清，川亭望远，亦为游瞩之胜所也。湖水东流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昔铫期奋戟处也。其水又东入灤水，灤水又东迳燕王陵南。陵有伏道，西北出蓟城中。景明中造浮图建刹，穿泉掘得此道，王府所禁，莫有寻者，通城西北大陵，而是二坟基址磐固，犹自高壮，竟不知何王陵也。灤水又东南，高梁之水注焉。水出蓟城西北平地泉，东注，迳燕王陵北。又东迳蓟城北，又东南流。《魏土地记》曰：蓟东一十里有高梁之水者也。其水又东南入灤水。”其灤水即今永定河。今已探

^① 《晋书·慕容儁载记》。

^② 此二句从《永乐大典》本及明朱谋焯笺本。

明此水自晚更新世以来至汉代之故道为从石景山、衙门口一带东流，至八宝山北折至田村，又东流紫竹院、德胜门，再东南折向什刹海、北海、中南海、石碑胡同、高碑胡同、正阳门、鲜鱼口、长巷三条、芦草园、红桥、跳伞塔，经龙潭湖西部，在贾家花园流出城外，流向马驹桥^①。汉魏以后灤水改道，经今衙门口，东南流向小井，至马家堡南下^②，即《魏土地记》所称清泉河者。而旧河道又为高粱之水所流经。如此，汉时灤水当流经蓟城北，如《水经》所记；而郦道元所记为汉魏以后改道之灤水，流经蓟城南，其以“经误证”，不确。蓟城西之大湖即今莲花池，又东流出，为洗马沟，“侧城南门东注”，入于灤水。

隋时于蓟县改置涿郡，唐代又改称幽州，置都督府，并析置幽都县。辽为南京，改幽都县为宛平县，改蓟县为析津县。金为中都，改析津县为大兴县。此一时期蓟城规制屡有变迁。元代另在蓟城东北营建大都城，明清北京城相沿^③。经考古勘测得知，金中都外郭城东南角在今北京南站西南四路通，东北角在宣武门内翠花街，西北角在军事博物馆南皇亭子，西南角在凤凰嘴。北垣长约4486米，东垣长约4325米，南垣长约4065米，西垣长约4087米。其东、南、西三面包围唐蓟城及辽南京城；而二者北垣大体重合，在今白云观稍北、受水河及头发胡同一线。宫城在今广安门南滨河路一带^④。唐蓟城及辽南京城之东垣一般推定在今烂缦胡同（其东侧明清时期存有护城河遗迹）一线，南垣当在今白纸坊东、西街一线，西垣则可能在今小马厂、甘石桥、双贝子坟一线^⑤。另据1974年发掘资料，在白云观以西土丘遗址（原京包铁路西20米，今白云路西侧）发现有残城墙遗迹，城墙略有破坏，但夯土层次清楚。其南北向略长，北端向东转，应是城的西北转角。在转角处北墙正中夯土之下压有东汉中晚期砖室墓，在北

^① 参见孙秀萍《北京城区全新世埋藏河湖沟坑的分布及演变》，《北京史苑》第二辑，1985年。

^② 参见苏天钧《试论北京古代都邑的形成和发展》，《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1987年。

^③ 参见《清统志》卷六。

^④ 阎文儒：《金中都》，《文物》1959年第9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考古四十年》第四编第二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⑤ 参见于杰、于光度《金中都》，北京出版社，1989。